

一棵開花的樹

「我以為愛情是可以填滿人生的遺憾，然而，製造更多遺憾的卻偏偏是愛情。」——張愛玲

暑氣逼人，蟬鳴聲響破天際，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濕黏，熱得像是要冒泡一般，店舖內天花板上的電風扇嗡嗡作響，在高溫下，吹出來的風也炙熱不已，因為壓力和睡眠不足，李欣璟的腦袋像被針扎了似的，細細秘密的發疼，店裡客人寥寥無幾，看著牆上的電子鐘跳到二十點整，她有種解脫的感覺，坐在吧台最邊緣的座位，靠在牆上放鬆的那剎那，思緒瞬間被困意纏繞，眼皮止不住的下墜，敵不過睡意的欣璟終究眯上了眼，即將墜入夢境時，突然間，一聲拍打桌子的聲響，使她立馬睜開眼睛。

「把這批客人送走再睡吧。」

略微低沉的酒嗓想起，那是店長徐紹文，今年不過二十幾，留著到肩的長髮紮在腦後，左胳膊紋半條花臂，是個多多少少帶著點頹廢感的年輕人，很有味道，通俗點來講，就是指他個性很有魅力，正如喝咖啡，很濃郁，需要細細品嚐才可以感受到他的精華，正如一個有味道的人，需要長期相處你才會發現他的魅力之處，相處的越久就能越發的發掘他的優點。只不過，欣璟現在還沒意識到自己的老闆也是個有品味、有內涵的人而已。

白駒過隙，好不容易到家，現已是深夜，在這現代化的都市裡，處處燈火通明，喧囂不已，敞開的落地窗之外，是欣璟倚著陽台上鏤空的欄杆，俯視著這繁華又腐敗的城市，晚風拂過臉頰，掀起肩上的髮絲，原以為回到家就能遠離塵囂，但並沒有，樓底的街道依然熙來攘往，閃爍的霓虹燈招牌依然刺眼，腦子裡依然的紛亂，嘆了口氣，便想出門透透氣，拿起鑰匙，頭也不回的關上家門，出大門口，低下頭看著自己不斷向前的腳步，這是離開喧鬧的最好辦法，她想逃離這，越遠越好。逐漸的，不知是時間太晚，還是愈走愈偏僻，左右兩旁的商家鐵門緊閉，或是掛著 Closed 的門牌。鞋底與地面交集的喀喀聲，令人感到十分舒適，路燈暖黃色的燈光灑向地面，欣璟四處張望了一番，趁四下無人，她看著地上的黑影，和自己的影子玩了起來，就像個孩子一樣。直到他注意到了不遠處的身影，那正是紹文，或許是察覺到了一旁的動靜，馬路對面的男人看向了欣璟所在的位置，兩人就這麼相望了一小陣子，也都張了張嘴，但就是不知道開口的第一句該講什麼，最後還是店長首先打破了沈默。

「嗨，這麼晚了，妳怎麼在這？」

「腦袋很混亂吧，睡不著，所以出來走走。」

也許是因為這是二人多年來第一次在不是工作的場合上說話，尷尬至極，不過是個人都會覺得，隔著馬路說話是一件多麼奇葩的事吧？欣璟小跑著向男人移動，凌晨的風涼爽了許多，倆人肩並肩坐在公園的長凳上，才發覺紹文方才正盯著手中不知從哪裡摘來的紫丁香，出於心中的疑惑，她開口問了問。

「這株紫丁香有什麼好值得你大半夜坐在這裡看它？」

「很奇怪吧，我總是喜歡那些平凡，又十分獨特的事物」

「是挺特別，所以說你喜歡紫丁香？跟你的風格很不搭。」

「是啊，妳知道嗎？帶著想念和惆悵的感情，這是紫丁香的花語。明明它那麼美，卻被賦予了一個這麼傷感的意義。」

一男一女在銀白色月光的照耀下，開始了無邊無際的對話，從花到魚缸；從魚缸到韓國汽車；從韓國汽車到豆皮烏龍麵……將一切煩惱拋擲九霄雲外，在這場瘋狂的談話中，欣璟第一次知道原來老闆是個話癆，還是個有學問的話癆；紹文也第一次知道，欣璟竟然這麼健談，這麼多年下來，從來沒有真正認識過對方。不知不覺天已漸亮，二人才驚覺聊了這麼久，這一夜他們更加的瞭解了彼此。再一次的回到家，已不再是煩悶不已的心情，舒坦了許多，欣璟二話不說將自己甩到沙發上，任由薄毯、抱枕將自己淹沒，闔上眼後，是最近這幾個月來，最好眠的一次。

感情本身就是一本書，翻過無數遍卻不知其深意所在，但說白了，僅僅是人與人之間，相遇相識相知，又或者是相愛，在一個微妙的時間和空間段，畫出不一樣的弧線罷了。

經過了那夜的談話，兩人日後的交談更加頻繁，他們不僅僅只侷限於工作上的談話，相約下班後的宵夜時間，以及特別騰出假日，去重新認識這個朋友，就像是找到了知己一般。周圍同事察覺到兩人迅速升溫的氣氛，紛紛投去八卦的眼神，搞得兩人怪不好意思的。俗話說的好，日久生情，男女之間哪來的純友誼？欣璟對他的感情，在不知不覺間也變得微妙，紹文對她來說已經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存在，不論是以老闆、朋友、還是更特殊的名義，以任何身份，儘管如此，欣璟還是沒有察覺店長在自己心中的份量，但是吧，也不用等她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她已經先迎來了自己這一生的結局。

「欣璟出車禍，走了，請節哀順變。」

就說了，人生有時候比電影還戲劇化，史蒂芬·史匹柏可能都還不敢這麼演。據說是因為某一卡車駕駛闖紅燈，加上視線死角，欣璟才慘死於輪胎下，事後駕駛肇事逃逸，警方現已暫定為過失致死罪，正依事發地點監視器畫面追查卡車駕駛中。這一切發生得太突然，紹文聽聞此訊，面不改色，繼續手上的工作，沒有留下一滴男兒淚，只不過沒人發覺，在他的眼底下，流過一抹暗沉，是悲傷還是難過，又或者是其他，只有他自己知道吧。時光飛逝，欣璟的後事一切結束完畢，她的喪禮紹文沒去，只是待在家裡，望著窗台邊放著的紫丁香，突然間，一陣酸楚湧上心頭，兩眼一黑，手腳麻木，瞬間失去重心，倒在一旁的床上，僅管用發抖的雙手摀住眼睛，眼淚如同斷了線的珍珠，止不住的滾下雙頰，浸濕頭髮以及床單，內心充滿了尖銳的隱痛，眼淚也無法減輕，像個在夜晚走失的孩子一般，哭那個突然消失、不辭而別的人兒。是現在才反

應過來欣璟已經永遠不能再相見了嗎？是啊。這幾個月來都拒絕接受現實，總覺得不面對，就什麼都沒有發生，但不去想就代表它不存在嗎？拜託，實際點好嗎？當個鴛鴦沒有比較好。

人間痛苦無比，天界不知是不是另一番景色呢？煙雲之上，天始之端，四柱撐天，便是天國結界。欣璟一睜眼只見位於隱龍山脈深處，一大片閣樓依山而建，隱藏於懸崖峭壁之間，煙霧繚繞，藏青色的石路盡頭，聳立著八尺高的巨石，上面陰刻著兩個大字：佛道。清晨的鐘鼓迴盪山間，一棵參天梧桐樹下，一位師祖衣著土黃色袈裟，抬頭望著萬里之遙曙光出沒的地方，目光平靜且深邃，注意到身後的動靜，見一女孩困惑不已的東張西望，便出口詢問。

「意欲何為？」

「這是哪？我為什麼會在這？」

「這就該問姑娘您了，您會來此找貧僧，心裡定有不解之結，你伸手過來。」

欣璟不明所以，但還是把手伸了出去，師祖於女孩的手心比畫了一番，欣璟便說出感覺師祖在自己手掌上寫的字詞。

「花自飄零水自流。一種相思，兩處閒愁。為什麼要跟我講這個？」

「我在你掌上只是隨意比畫，你所說的便是你的心裡話，至於那個人是誰，相信你心知肚明。」

很下意識的，不經大腦的，眼前浮現了那張臉，現在只想再看他幾眼，和他多說幾句話，活該，直到失去了才知道曾經擁有、觸手可及的愛情是多麼珍貴。但現在，這麼簡單的願望也辦不到了，忽然之間她想到，眼前這位或許能幫助自己完成這個心願，試試看又不會少塊肉。

「請問，能讓我再見他一面嗎？」

「豈是那麼容易的事？貧僧有道，至於姑娘您該怎麼做，自尋出入。」

語畢，師祖便拂袖而去，留下不知所措的女孩，欣璟只冒出了一種想法：她不夠虔誠。於是接下來的每一天，也不知哪來的毅力，她日復一日的上前拜託大師，雙手合十不行，那就跪著求。光陰似箭，也不知過了多少日子，師祖也是有心軟的一天，答應女孩的請求，再一睜眼，欣璟成了一棵樹，一顆紫丁香樹。

正值夏日，正是紫丁香盛開的季節，在某個男人的上班路上，有一顆不知名的紫丁香樹，它開的極為茂盛，美的治癒人心。那個男人注意到了，停在了那棵樹的樹根前，微風吹拂，沙沙作響，男人低頭微微一笑，轉頭離去，他想

起了那個在幾年前離世的女孩，也憶起起了那段短暫又歡樂的時光，男人早已從悲痛中走了出來，體悟到了不該因為她的離去而哭泣，要為她曾經存在過而微笑，生命短暫，經不起任何一秒的浪費。紫丁香不再是他最愛的花，就如同它的花語一般：想念和惆悵的感情。他把這份思念留給了這位女孩，愛情使人忘記時間，時間也使人忘記愛情，隨著時間的洗禮，他也放下了這段感情，事情永遠不會按照你的計畫一步一步進行，那我們能做的，就是接受變化，然後從容應對。

至於那棵樹，不知人世間過了多久，也不知男人為何不停下觀賞，明明自己透過這麼多努力，才能再來到世間，他卻頭也不回的走了，為什麼就是得不到任何的回報？紫丁香紛紛飄落，一片接著一片，一株接著一株，奇美無比，但有誰知道，那不是樹裡的人兒凋零的內心呢？並不是每個愛情故事都有美好的結局，當兩個人彼此相愛，卻無法讓愛進行，那才是真正的遺憾。